诗意山水(国画) 吴一鸣

随笔

家的模样

王 菲

装修新房的时候，看着最初钢筋水泥构筑的一个毫无生机的空壳子，按照自己的设想一点点地变化。卫生间的样子出来了，厨房的样子出来了，房门有了，地板也好了，墙壁白了，阳台上装了晾衣架，客厅里的灯特意安上了女儿喜欢的可以发出黄光的灯管；窗帘装上了，随风飘起的窗帘让房子多了一分柔美。站在自己花了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让人心疼的金钱以后装饰一新的房子里，我郑重地对家人宣布，我们的新家必须保持整洁，不能再出现那么多没用的东西，用不着的东西一样也不能留在新家。看看我们现在的家都成什么样子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整天让我收拾不过来。家里那两个人也沉浸在即将入住新居的喜悦中，均点头表示赞同。

果真过了几天清静的日子。墙壁一直是利利落落地白着，一颗钉子都没有。卧室里的床上宽大的被子抻得平展展的，床头柜上只有一盏式样简单的台灯，柜子里的衣服也很少，所有的衣服一目了然，不必为寻一件衣服翻腾不已；孩子的房间也是整齐有序的，没有了无论如何摆放也不能整齐的毛绒玩具，书桌上只有书籍和笔筒。阳台上只有白色的纱帘随风微微扬起，信步走来走去，完全可以随心所欲。餐桌上只有雪白的桌布和一瓶鲜花。客厅的沙发上无一杂物、茶几上也只铺着漂亮的桌骑。还有厨房、书房、卫生间都是那样的简洁，前所未有的简洁呵！

好像少了点儿什么。正这样犹豫呢，先是门口的鞋柜上多了只小鱼缸，里面养着四条红色、黑色的金鱼。小鱼缸还是原来的旧鱼缸，金鱼是女儿背着妈妈央求姥爷送来的。新家多了几个色彩鲜艳的小生命，挺好！没两天，老爸又把他养的天竺葵送来了一盆，还开着鲜红的花朵呢。接下来更多的花花草草陆续进来了。在老家养的花草存活率太低，阳台上只落些盆盆罐罐。原打算不再要那些盆盆罐罐了的，现在还是搬来让花草在新家落户吧！这样一来，阳台拥挤了，客厅也不那么宽敞了，但“家”的气氛更浓了！第三个变化就是，曾经极力反对我在墙上钉钉子的先生，为了给我们惊喜，居然趁我们不在家时把那些原本收起来的照片重新钉钉子挂在了墙上。客厅、卧室、书房，一张张不同时期的家庭生活照顿时让白得耀眼的墙活泼起来。接下来就更热闹了，餐桌上不知不觉摆上了零食——家里有个生长旺盛的少年呢！那件红外套随意地扔在沙发上，露出一部分印满玫瑰花的里子，客厅因此变得生动而温馨，同时提醒着家里有位爱美的女主人呢！茶几上散放着报纸、杂志和孩子刚刚放下的书本。卧室里的床头柜上渐渐堆满了书籍、日记本、晚霜。孩子的房间更是慢慢变得热闹非凡，床头到底摆上了蓝精灵、哈佛熊、米妮……芭比娃娃和同学送的图画也一一陈列在斗柜上了。书桌上和抽屉里又满满地堆了些什么呀！各式各样的小记事本、零钱包、文具袋、文具、彩笔、贴画、钥匙链、大头贴，等等，大都有着众多的公主形象或卡通图案，整个是孩子五彩缤纷的童年记忆！一个精致的小收纳盒里装着一张张漂亮的便笺纸，展开看时还是上五年级时的女儿和好朋友之间的留言，曾经是小女生之间天大的秘密，其实只不过是“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之类对友情的渴望和表白。就这样吧，因为这样更像一个小女生的天地呀！衣柜里还是装了些几乎不会再穿的衣服。比如那件裙子是他出差去湖南时买的，当时我正怀着女儿。裙摆和上衣的袖口、领口都饰有湘绣。记得当时喜欢得很却不能穿在身上，足足放了一年，到第二年夏天才穿上的。类似这样一件件有故事、有来历的衣服扔来捡去的，可不是又填满了衣柜！

洒满阳光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床单；有点凌乱的厨房里飘散着诱人的菜香；孩子的书包敞开着，露出课本的一角；落在地上的报纸是懒散的男人翻看过的……穿着家居服、戴着围裙在家里忙忙碌碌的女人听到门铃声打开了家门，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温暖的角落——家的模样就是这样的。

绿城杂俎

德教重于智教

宋宗祧

《史记·留侯世家》里记载了遭遇国破家亡的韩国公子张良，在外流亡时遇高人指教的故事。

有一次，张良在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桥上悠闲地走过时，遇到了一位穿着粗布衣裳的老人。他来到张良面前，径直脱下自己的鞋子并把它扔到桥下，然后扭过头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把鞋给我捡上来！”张良非常惊讶，心想，这不是欺负人吗，想要打他一顿，但看是位老人，就竭力忍住气愤，下桥去把鞋捡了上来。谁知老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命令式地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想发作，转念一想，既然已经替他把鞋子捡了上来，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于是就恭恭敬敬地给老人穿鞋。可是老人毫不客气，大咧咧地伸出脚来让张良把穿，而且穿好后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笑着走开了。这样一来，张良更傻眼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看着他离去。老人走了将近一里路，又转回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年轻人是块可造就之材！5天之后天亮时，在这里等我。”张良心中纳闷，但还是跪下说：“好。”等到第5天天微微亮时，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老人生气地说：“你跟老年人约会，怎么能迟到呢？”说完，撂下一句话“5天之后早点来见”，转身就走了。5天之后鸡叫的时候，张良就到那里去。可是，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老人和上次一样，生气地说：“为什么还迟到呢？”说完转身就走，同样撂下一句话“5天之后再早点来见”。5天之后，张良不到半夜就到了那里。过了一会儿，老人也到了，他很高兴地说：“这样才对呀！”然后拿出一卷书，说：“你读了这本书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10年之后你将建立功业，13年后你到济北(治所在今山东长清南)见我，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再没有讲别的，以后一直都没有出现。天明后张良把那卷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感到非常奇怪，就经常反复地诵读它。后来用书中的知识辅佐刘邦建立了汉朝。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当做传奇看待，再进一步，也不过理解为要成大事，一定要有礼貌，要能隐忍，先屈而后伸。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对的。但我认为，这里还蕴含了一个大道理，就是黄石公老人的教育思想——德教重于智教。试想，黄石公为何不把兵书直接传给张良，而是让他来了走，走了来，“如此者三”？这样做不光麻烦别人，就连自己也得起几个五更，同样很受累呀！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黄石公的良苦用心，乃是把德教放在第一位，先德教后智教。就是说，在传授知识之前，黄石公要用自己设计的“德育练习题”把张良的德操好好地打磨一番，使之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应该说，一个人读懂一卷书并不太难，但能不能把书中的知识用到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地方去，不用于歪门邪道，才是最难的事。所以，知识重要，优秀的道德品质更重要。因此，在传授知识之前，直到学业有成的各个阶段，都应该把德育放到统帅的地位，做到以德帅智，以德统智。

黄石公已经远去2000多年了，可如今的不少家长和老师们依然在“智教至上”的错误道路上摁着孩子“死读书，读死书”，不亦悲乎？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黄石公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大家”！

乡 情

赵振生

七律 乡情

板桥溪水杏花鹅，
澹澹清波浸蓼莪。
邀妹趟从寻野鹜，
唤哥剜菜采香蘑。
跃篱时窃丰秾李，
捧枣常呼小翠娥。
风月已随秋月老，
春光仍认故乡河。

七律 即景

清明将至雪消融，
河沿壕边草吐茸。
风卷黄尘敷埂陌，
云携微雨润蒿蓬。
蔷薇含蕾杨舒叶，
喜鹊衔枝土露虫。
圹垠平畴荒隐迹，
农机只待出房栊。

卜算子·春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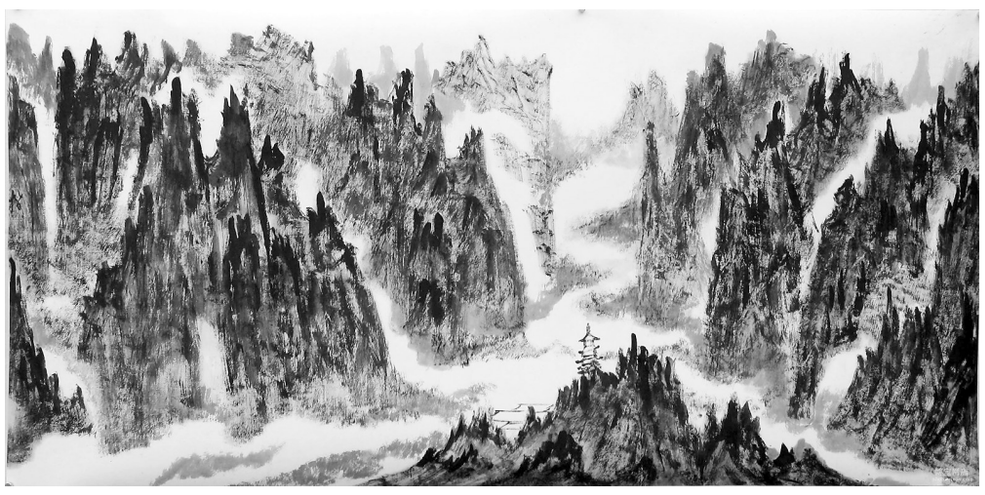
杨柳翠生生，
布谷咕咕叫。
尽看田间大四轮，
不见耕牛套。
蹲在地头边，
恰遇三哥到。
问地何时可种完，
四垧
三天撂。

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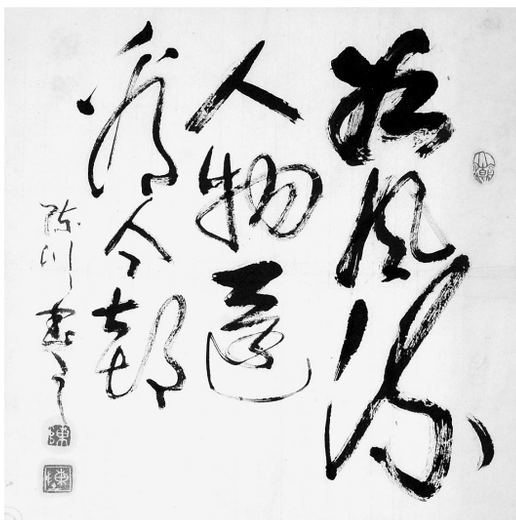
风凉鹜遁雁南行，
芳苑花凋少绿坪。
一望香山霞似火，
感吟红叶最燃情。

松

皆言天上广寒宫，
月桂堪能卧雪中。
千里冰封谁傲骨，
矜骄当属我凌风。



雾起大巴山(国画) 南 楷



数风流人物(书法) 陈 湃

新书集

《康百万传奇》

刘 梅

本书作者侯发山是我国小小说名家。他的小说以精确的语言、独特的构思、贴地行走的风格给人一种淋漓尽致的阅读快感。他对故事的渲染与描述，老练从容而又得心应手；他对文字的掌控与驾驭，挥洒自如犹如信手拈来。

作者追寻康百万的足迹，采用小说的形式，深入浅出，通过形象性的语言和若干生动的人生故事，把康百万的“留余”理念深刻地表述给读者，对于当下的为官者、从商者乃至一般大众，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其要把人们从贪欲的桎梏中、财富的泥淖中解救出来的良苦用心溢于言表，殷殷可感。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惊世”的，又是“醒人”的。

小小说

花约黄昏

茨 园

黄昏的过街天桥边，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买一束鲜花送女朋友吧。”一个小姑娘出现在匆匆走路的我面前，把一束娇艳的玫瑰举在了我眼前。我顺嘴说声“不要”侧身要走，小姑娘却执著地拦着我说：“买一束吧。”

面对小姑娘的搅缠，我停下步子，又好气又好笑地玩笑说：“买一束送你行吗？”小姑娘一愣，说声“好呀”，低眼弯眉从花束中抽出束又大又艳的，笑吟吟递在我面前。立马，我有些难为情了。细看这小姑娘，蛮清秀，但明显稚气未脱。于是，我笑说：“等你长大了，我想我会买花送你的。”不知为什么，我这么说着，顺手掏出几枚硬币递到了她面前。不过，她却并不接，笑说：“说话要算数呀！”我觉得说不出的有趣，收起钱哈哈地笑着走开了。

第二天黄昏，我又在这儿见到这个小姑娘时，才想起其实自己如果留意，天天都能在天桥下见到她在卖花的。

小姑娘也看见了我，笑着迎过来问：“我以后每天都在这儿等你好吗？”“等我？！”我一愣，瞬间便想起了昨天的玩笑话，觉得这小姑娘好像是认真了似的，忙说：“我昨天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谁知，她却含着笑意说：“我可是认真的呀。”顿时，“别别……”我局促不安了。眼前这个小姑娘，充其量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要不，情人节那天我在这儿等你吧！”小姑娘红着脸说一句，扭身跑开了。

转眼间，情人节到了。单位里的年轻男女好多都惦着这一天呢，但我却只能依旧回到自己的租屋去和电脑做伴。

黄昏的人流中，远远地看见那小姑娘捧着比平时几乎多一倍的花儿在叫卖，倏地就想起了和她的“约定”，虽然我并不认真，但不知怎的竟没有勇气从她身边走过去了。不过，也许是闲得无聊的缘故，我躲在一边看起了她卖花的样子。很奇怪的，当她手中的花卖得只剩最后一束时，她却拿着这束花托着下巴坐在了马路沿上。也许是累了吧。我这么想着，却惊奇地发现，有几个人似乎是上前问价的，甚至把钱都掏了出来，但她竟捧着那花一直不出手。一丝怜悯涌上心头的同时，我也忽然想到了她曾经说过的话。虽然有些犹豫，但我却想，不如我买了去，她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我走了过去。

本来一直东张西望的小姑娘看见了我，高兴得什么似的，站起身迎着我兴奋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这束花我买了。”我说着，掏出事先准备好的10元钱递了过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花。我扭身要走时，她却“喂”一声，略显羞涩和失望地看着我。我有些奇怪了，莫名其妙地问：“还有事吗？”“你说过要送花给我的啊！”小姑娘红着脸勾着头低声说：“今天，我整整18岁呢！”我一愣，看看面前的小姑娘，看看手中的鲜花，忽地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冲动，双手捧着，把那束花郑重地递到她面前：“生日快乐！”“谢谢你，大哥哥！”小姑娘接着，眼泪丝丝地说一声，扭身跑开了。

再一个黄昏，我西装革履来到天桥下时，却没有见到她。病了？还是？猜测着，我一夜未眠。

接下来的黄昏，我从天桥下走过时，总要左顾右盼的，不过，却再没见过她。

我的妈呀。刘亚楼说，红军时期动手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我咬紧牙一声没吭，小护士那手差点儿叫我掐断了。完了，医生护士跷起大拇指，意思是说我好样的。我心里话，这“娘卖×的”哑巴亏吃的呀，就凭这一刀，这俄国话也得快点学会呀。

大家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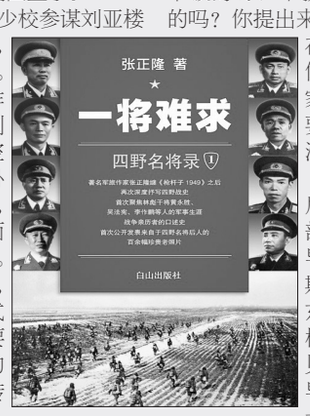
也不能在床上干躺着呀，看书。只有一个枕头，又薄，看书不得劲。就跟护士比划，先拍拍枕头，再伸出两个手指，意思是请你再给我加个枕头。护士以为要她跟他睡觉，气得扭头走了。

护士长来了，刘亚楼又跟他比划，护士长虎下脸来，确认护士讲的没错。用中国人的话讲，是这个中国人“耍流氓”。

院长来了，粗通汉话，两个人连说带比划一阵子，院长命令护士：给这位病人拿个枕头。

大家早笑得东倒西歪了。

苏联出兵东北，少校参谋刘亚楼随军渡过乌苏里江，在虎林开设指挥所。这天下半夜，他在作战值班室值班，接到参谋长电话命令，空军轰炸佳木斯日军外围“407”高地的时间，定在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行事。他边听边记，看看表，两点整。一会儿正式文件命令送来了，要通有关部队司令部的电话，一五一十地传达了命令。



7点钟交接班后，刚想眯一觉，进来几个人把他扭住了。为首的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说：你贻误军令，准备上军事法庭吧。

原来，地面先头部队6时40分就冲上高地，空军6时50分按时赶到，炸弹就倾泻到了自己人头上。

刘亚楼把如何接到电话命令、文件命令，自己又如何电话传达的，如实讲述一遍。那也是空口无凭呀？结果一查，他几时几分接到、传达的，有关空军、陆军部队司令部什么人接听的，记录一点不差。几方再一核实、对证，一模一样。

刘亚楼说：如果是我搞错了，造成这等后果，只有脑袋搬家。所以干咱们这行的，必须严谨、缜密，一丝不苟，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回谁也没笑。

刘亚楼，热情、爽快、勇敢、潇洒、机智、幽默，嬉笑怒骂，皆形于色，是东北野战军将军中最活泼、活跃的一个。

参谋洗澡，他去帮忙，烧水端水，那水不凉不热，一瓢瓢浇得你这个受用呀。有人就揣摸着参谋长要“使坏”了，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儿，他一瓢凉水从头顶浇下来。据说他喜欢洗凉水澡，并号召部下向他学习，有人不干，他就这么“提倡”、“引导”。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稀里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户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刘亚楼火了，赶去火车站，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那人说一点家具，问题不大吧。

规定就是规定，原则没有大小。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说着一挥手，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

二下江南，攻打德惠，有人不懂集中使用火力，把两个炮团平均分配下去。刘亚楼火了：你当是司务长发衣服，一人一套呀？

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末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谭”。

据说，电文署名，开头曾把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写在前面。当时的参谋长，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毫不“谦让”：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换个人，可能就这么“林罗谭刘”下去了，直到“刘”以外的某个人，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13

连 载

聊得累了，我们各怀心事躺着，不多时，蒙蒙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却睡不着，不时睁开眼睛，看看床头柜上的手机有没有亮起来。关于蒙蒙的计划，我一时没有主意，不知道这是吹开疑团的风还是绞杀自己的藤。我自卑自己没有蒙蒙的漂亮脸蛋，没有蒙蒙这般家境，所以不敢底气十足的要东要西，更不敢要求一个优越的人对我如何。不过我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在Kaman心中价值几何？不管减肥还是学艺，我都愿意为他去做，那么他呢？是把我当成最后一个？还是其中之一？

半梦半醒中，眼前似曾一亮，睁开眼，手机屏幕果然在一闪一闪，时间指向3点半，我迫不及待地接起来。蒙蒙翻了个身哼哼两声继续睡去，我小声说：“Kaman来接我啦！我走啦！”

没有回应。

兀自兴奋着带齐行李物品，小心关好朱家的门，小鹿乱撞奔赴楼外。那漆黑雪地里俨然停驻着我的幸福，我一挥手，他便开门。

16.

新年前的一段时间忙到飞起。要工作，要协助老爸大扫除办年货，还要应付这个那个的突然饭局。

“过年你有什么打算？”我问Kaman。

“没打算呢。不过，我爸妈希望我过去温哥华和他们一起。”Kaman说。

有小小失落——他说“我”，而非“我们”。

“那你会去么？”我问。

“不想去。”Kaman很认真。

欢喜。

“因为那边也很冷啊！如果有海滩或者能泡温泉还差不多。”Kaman继续。

默然。寂静。

——你就没想过我吗？不想问问我打算怎么过吗？我在心里无声呐喊着，脸上依然强颜镇定。

很遗憾的，他没想，也没问。

不要他的首付是不是一种错误呢？我又开始纠结了。

最终，Kaman还是在新年前滚滚而去了。

“回来给你带礼物。”临滚时，Kaman真诚的敷衍我。

于是这个新年与以往并没什么不同，一样和两条老光棍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

大年初七。

前一晚喝挂了。早上起来发现袜子不见了一只。肯定让哥给叼跑了。给蒙蒙打电话，手机还在关机状态，想必跟我情形差不多。

昨夜约了她今天一起去伺候新房，我洗净一身酒气，穿戴整齐去她家。

开门的是阿姨，说蒙蒙刚起，正洗澡呢，让我进屋等她。我便老马识途地进了厢房，帮蒙蒙叠被、开手机、整理凌乱的衣服。

手机一经开启，短信就叮咚叮咚响不停。

我好奇的瞄了一眼。愕然。排名前三的名字——叫Kaman。

第一条：我回来了，你不出来热烈欢迎啊

第二条：怎么关机？昨晚又去哪野了？今天一起中饭？

第三条：醒了回话

天旋地转。

大脑轰鸣。

我掏出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只有我们的照片，干净得寂寞。我调出蒙蒙手机里的号码，确认我们储存的名字是同一个人。我用蒙蒙的手机转发短信，左手发送成功，右手收到新消息。我不知道该不该拨打一个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号码，看看左手，又看看右手，却不知该用哪一个打。

心里有把刀在深深浅浅地捅，那种疼痛蔓延到皮肤的每一条纹路里。

眼泪决堤，肆意涌向脸上、手上、地上，我想掏出手绢来擦，把手伸进兜里，掏出来的却是袜子。

去年冬天，有一个人温暖了我的心寒。今年春天，有一个人寒了我心里的温暖。

傻子很快乐，因为傻子从来不问为什么。

是做一个痛苦的智者还是做一个快乐的傻子？

“乐乐，你什么时候来的？”蒙蒙擦着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

转身。

相对。

——居然连选择装傻的余地都没有。

“怎么了？谁欺侮你了？”蒙蒙忽闪着一双纯洁无比仗义无限的大眼睛。

我漠然递上手机。

“乐乐……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眼睛开始惊慌失措。

“乐乐，你听我解释。”眼睛似乎也泛起了涟漪。

19